第十章、南北朝時代之佛教

第一節、王朝之變遷

（pp.169-171）

上宗下證法師指導

學生釋法曜敬編

2016.01.11

**壹、概述**

佛元二百零四年，中印法難起，佛教為南北之分化。三百六十年，安達羅王朝入主中印，與北方貴霜王朝並峙[[1]](#footnote-1)；迄[[2]](#footnote-2)笈多王朝[[3]](#footnote-3)興而復歸於統一。

自南北獨立、並立以至統一，凡五世紀之久，可稱為南北朝時代。[[4]](#footnote-4)

**貳、詳論**

**（壹）南印的安達羅王朝之創建始末**

**一、時空背景**

初，南印德干高原之達羅維荼民族，自始即有文化，受吠陀文明之啟發始立國家，如安達羅[[5]](#footnote-5)等，為時約佛世之前後。

**二、尸摩迦王創立安達羅王朝［佛元361-623年］**

此後，佛教文明相繼流入，受高等文化之融冶[[6]](#footnote-6)，乃發展為富有特色之文明。文化既啟[[7]](#footnote-7)，國力日強，迦王世之臣附者，今則獨立而轉為內侵矣。就中，安達羅國最強，嘗約[[8]](#footnote-8)烏荼國共窺[[9]](#footnote-9)摩竭陀，為補砂蜜多羅所拒而止。然安達羅王尸摩迦時，卒[[10]](#footnote-10)陷[[11]](#footnote-11)波吒利弗，創安達羅王朝，凡二百六十年而亡。[[12]](#footnote-12)

**（貳）北印的貴霜王朝之創建始末**

**一、時空背景**

**（一）希臘入侵**

◎其西北，則迦王之世，希臘人成立大夏[[13]](#footnote-13)廳[[14]](#footnote-14)。

◎迦王歿[[15]](#footnote-15)後，希臘、波斯人踰[[16]](#footnote-16)開伯爾山隘而東，略[[17]](#footnote-17)犍陀羅[[18]](#footnote-18)等（p.170）地。

◎二百二十年頃[[19]](#footnote-19)，彌蘭陀王[[20]](#footnote-20)將[[21]](#footnote-21)大軍入印度，略印度河流域，直逼恆河之上流；乃擺脫大夏廳而獨立，都舍竭（奢羯羅）。[[22]](#footnote-22)王於佛教有淨信，嘗就那伽斯那（那先，即龍軍）比丘[[23]](#footnote-23)而問佛法，集其問答為一書，即漢譯之《那先比丘經》[[24]](#footnote-24)也。

**（二）大月氏王丘就卻創立貴霜王朝［佛元361-700年頃］**

此後，希臘人在印度之勢力日衰；佛元三百六十一年頃，大月氏王丘就卻[[25]](#footnote-25)滅之，創貴霜王朝。

**二、貴霜王朝之略史**

**（一）月支之種族與居地**

月支[[26]](#footnote-26)，本塞種[[27]](#footnote-27)之一支，初居甘肅西境，為匈奴所逼，西走阿姆河[[28]](#footnote-28)，破大夏而據[[29]](#footnote-29)其地。

**（二）貴霜王朝之興衰**

**1、開國君王丘就卻［領有迦濕彌羅等地］**

丘就卻，亦稱貴霜，於同族五部[[30]](#footnote-30)翕[[31]](#footnote-31)候[[32]](#footnote-32)（翕候，猶華言將軍）中特強，乃併四翕候而為大月氏王。侵略四方，有迦濕彌羅，西達於波斯之境，東及於印度河。

**2、二世閻膏珍而［領有西北印全境］**

迨[[33]](#footnote-33)閻膏珍在位，又侵入印度內地，而有西北印度之全境。

**3、三世迦膩色迦王擴土及信仰之事跡**

**（1）擴充領土**

繼此而立者，即誠信佛教之名王迦膩色迦[[34]](#footnote-34)也。

王約於佛元五百二十年頃登位，以迦濕彌羅之迦膩色迦補羅為首都，西勝波斯，東侵波謎羅[[35]](#footnote-35)，攻于闐[[36]](#footnote-36)等地，受漢地之質子[[37]](#footnote-37)而優遇之。[[38]](#footnote-38)

**（2）晚年信佛**

◎王初信異學[[39]](#footnote-39)，晚年乃專心佛教，此可證之於所鑄之貨幣。

最初發行者，形式美而題以希臘語，刻日、月神像。

其次發行者，以希臘文題古波斯語，刻希臘、波斯、印度之神像，未見有作釋迦像者。

◎自王而後，西域之佛教，乃開始新時（p.171）代，大法盛於中華，此王與有力焉！

**4、四世富西迦**

五百五十年頃，其子富西伽立。

**5、月支勢衰頽，印度歸一統**

爾後，月支之勢力漸衰，國祚[[40]](#footnote-40)延長至七百年許[[41]](#footnote-41)而滅，印度乃復歸於一。[[42]](#footnote-42)

第二節、西北印度佛教之隆盛

（pp.171-175）

**壹、引言**

於此期中，大乘佛教已自南而北，應時流行，此當別為專章，先一論西北印一切有系之發達。

**貳、正論**

**（壹）淵源**

自末闡地等弘化西北，[[43]](#footnote-43)西北印之法事漸盛，儼[[44]](#footnote-44)成說一切有系之化區。惟拘羅[[45]](#footnote-45)及五河地方，即吠陀文明之發祥地，則稍寂寞[[46]](#footnote-46)焉。

**（貳）學風**

**一、富論典**

本系之特色，富[[47]](#footnote-47)論典之撰述。傳說優婆毱多[[48]](#footnote-48)，有《理目足論》之作。[[49]](#footnote-49)此後論師之撰述至夥[[50]](#footnote-50)，「阿毘達磨」之發達中，已概述之。[[51]](#footnote-51)

**二、重禪定**

「阿毘達磨」即擇法，本以為禪思之思擇。故此系特重禪定。

《雜事》稱阿難弟子坐禪第一；[[52]](#footnote-52)

《付法藏傳》稱優婆毱多坐禪第一。[[53]](#footnote-53)

學風重禪，而迦濕彌羅之環境於坐禪特佳，[[54]](#footnote-54)宜[[55]](#footnote-55)後之禪師、論師，十九為該系之尊者。

**（參）《發智》學系之隆盛**

**一、時空背景**

**（一）外族入侵之影響**

西北印當異族入侵之衝[[56]](#footnote-56)，幸而希臘人、塞人，多受印度文明之化，於佛教尤[[57]](#footnote-57)契合[[58]](#footnote-58)無間，乃能日拓[[59]](#footnote-59)其化區。

**（二）三惡王之傳説**

然戎馬[[60]](#footnote-60)紛紜[[61]](#footnote-61)，礙難[[62]](#footnote-62)自亦不免；「將有三惡王[[63]](#footnote-63)，大（p.172）秦[[64]](#footnote-64)（希臘）在於前，撥羅[[65]](#footnote-65)在於後，安息在中央，由是正法有棄亡」。[[66]](#footnote-66)古人實感慨系[[67]](#footnote-67)之。

**（三）迦膩色迦王對佛教之事跡**

迦膩色迦王，初亦多所殺伐，後得脅尊者[[68]](#footnote-68)、馬鳴[[69]](#footnote-69)之化，乃大崇佛法，於富樓沙補羅，造有名之佛塔，高四十餘丈，莊嚴偉大冠全印。[[70]](#footnote-70)王於佛教貢獻之最鉅者，厥[[71]](#footnote-71)為結集一事。

**二、迦濕彌羅結集之考**

**（一）詳明事由**

**1、因《發智》出而諍辯起**

先是，學派分流，異說孔[[72]](#footnote-72)多。

說一切有系中，自迦旃延尼子[[73]](#footnote-73)造《發智論》，法勝[[74]](#footnote-74)造《心論》，末流所趨，多生諍論。東系以《發智論》為佛說，[[75]](#footnote-75)而西系之極端者，竟視為異論。

**2、以思想別而異說興**

加之，童受[[76]](#footnote-76)作《喻鬘》諸論，宗經以抑論，與中印之分別說系相呼應。[[77]](#footnote-77)譬喻者與分別論者，多含空義，頗足動有部之宗本，於是有《婆沙》之結集也。

**（二）結集經過**

**1、敍傳説**

**（1）《西域記》之傳説**

《西域記》傳：迦膩色迦王嘗以道問人而解答各異，以問脅尊者，尊者曰：「如來去世，歲月逾[[78]](#footnote-78)邈[[79]](#footnote-79)。其弟子各以自宗為是，他宗為非，所以致有今日」。王聞而痛惜之，乃發心護持結集云。

當時所結集者，《西域記》謂：集五百聖眾，以世友菩薩為上座，結集三藏而詳釋之，凡三十萬頌。王乃銅鍱雕鏤，珍藏石室，不許妄[[80]](#footnote-80)傳國外。此則集說一切有之三藏而為之解釋，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其一也。[[81]](#footnote-81)

**（2）西藏之傳説**

然西藏所傳：王於迦濕彌羅之耳環林精舍，集五百阿羅（p.173）漢，五百菩薩，五百在家學者，使[[82]](#footnote-82)結集佛語。自爾[[83]](#footnote-83)以後，十八部異說，悉認為真佛教。又記錄律文；其經、論之未盡錄者補錄之，已記者則為之校正。[[84]](#footnote-84)果爾[[85]](#footnote-85)，則三藏之結集，不局於有部矣。

**2、顯實況**

**（1）抉擇傳説**

佛元二千二百九十七年，施婆那博士於西北印，掘得迦膩色迦王供養之舍利函[[86]](#footnote-86)，刻有王名，又云「納受說一切有部眾」。[[87]](#footnote-87)據此，王之特信說一切有部，確無可疑，藏傳則後人想像之辭耳！時所集者，依《西域記》，乃三藏之釋論。

**（2）兼釋餘義**

◎《智論》謂「脅尊者作四阿含之優波提舍，大行[[88]](#footnote-88)於世」。[[89]](#footnote-89)龐然鉅作，以集多數人編輯成之為近似，脅尊者應即發起人也。[[90]](#footnote-90)

◎今之《大毘婆沙論》，有「昔迦膩色迦王時」之言，[[91]](#footnote-91)則本論又經後人修補之矣。[[92]](#footnote-92)

**（3）結成**

《大毘婆沙論》，乃《發智》之釋論，其編纂之動機，[[93]](#footnote-93)實感於異說之相脅。

《發智》學者得王之護持，乃釋《論》以裁正[[94]](#footnote-94)眾說。[[95]](#footnote-95)凡有部別系，同系諸師，悉致[[96]](#footnote-96)破斥，於譬喻者及分別論者，尤為其彈斥之的。

**（三）闡述影響**

**1、概説**

論成，說一切有義大成，一時呈隆盛之勢。然說一切實有，至此而極；機械之分析，亦於此而極，盛之極即衰之始也。

**2、引證**

**（1）關於「世第一法」**

如以五根[[97]](#footnote-97)為世第一法，犢子、經量、舊阿毘達磨師並同。[[98]](#footnote-98)古義本就總聚而約特勝以標名，《發（p.174）智論》自分析之見地，以五根為但心所也，改立心心所法為世第一法。[[99]](#footnote-99)《婆沙》則更論及隨心行之「得」等。[[100]](#footnote-100)

**（2）關於「得」、「四相」等**

以之抉擇論門[[101]](#footnote-101)，自極繁廣。《婆沙論》陷於極端之多元實在論[[102]](#footnote-102)，聞經說「得無學聖法」，[[103]](#footnote-103)即立一能得之「得」。聞法生、法滅，即立一生法、滅法之「生」「滅」。然「得」復待得，「生」亦由生，乃不得不立「得得」、「生生」以通之，則經所未聞也（大眾經有之）。若即此意而極論之，則得得不已，生生無窮，乃創連環論法以通之。如「得」能得於法，此「得」別有「得得」得之，此「得得」還為彼「得」所得。[[104]](#footnote-104)「得」與「得得」相為因果，乃若可通，若以譬喻、分別論者之見衡之，則不啻[[105]](#footnote-105)作繭自縛也。

**3、結其非**

高深不在[[106]](#footnote-106)繁瑣，「阿毘達磨」之教權，求其持久，蓋亦難矣！

**（四）編纂與會者之判辨**

**1、總明**

《大毘婆沙論》之編纂，集眾五百，傳以世友、法救、妙音、覺天為四大評家，此未必爾。

**2、別辨**

**（1）傳説「四大評家」之論究**

論解三世一切有，有四家所說不同，[[107]](#footnote-107)學者即因之誤傳。

如覺天等學近譬喻者，妙音乃西方師之先賢，論中力事破斥；此乃一切有系之異師，非迦濕彌羅之《發智》學者，安[[108]](#footnote-108)見其為評家也！

世友立說近《發智》，然「滅定有心（p.175）」，[[109]](#footnote-109)與譬喻師同。[[110]](#footnote-110)自道安[[111]](#footnote-111)以來，並稱世友為菩薩，[[112]](#footnote-112)是否即婆沙會中之上座，疑亦因婆沙取世友「依用立世」而誤會成之。至稱其志在大道，未證聖果，則效顰[[113]](#footnote-113)王舍結集之阿難，毘舍離結集之曲安[[114]](#footnote-114)，非事實也。[[115]](#footnote-115)

**（2）與會者之闡述**

參與此會者，

◎《西域記》僅記世友一人為菩薩，[[116]](#footnote-116)

◎《世親傳》則羅漢、菩薩各五百人；[[117]](#footnote-117)

◎藏傳又增世學五百人。藏傳世友為五千大乘僧之長，富樓那迦為五千小乘僧之長：凡此並當時流行大乘之徵[[118]](#footnote-118)。

**（3）究其實**

◎以《婆沙》之思想論之，吾寧從[[119]](#footnote-119)龍樹之說，出「迦旃延尼子弟子輩」之手。[[120]](#footnote-120)

◎從事《毘婆沙》之編纂中，《世親傳》謂「馬鳴著文，十二年而成」。[[121]](#footnote-121)馬鳴生值其時，為之潤文[[122]](#footnote-122)，或有之，[[123]](#footnote-123)然非婆沙師也。[[124]](#footnote-124)

第三節、佛化雕刻之發達

（pp.175-178）

**壹、導論**

於此漫長之時期，中南印聲聞佛教之情況，全付諸黑暗，不復能詳。惟時佛化雕刻之風頗為流行，其影響於佛教，實深且鉅也。

**貳、辨明**

**（壹）根本佛教對世間伎樂等之態度──易為障道**

出世解脫之道，泊然[[125]](#footnote-125)而足，知苦則厭，在忘情以覺滅。音樂、美術之類，易為道障，以是音聲之吟哦[[126]](#footnote-126)，歌伎（p.176）之觀聽，華鬘之嚴飾，概非比丘所應行。即俗人以歌舞伎樂為業，佛亦不以為然。樸而無欲，質[[127]](#footnote-127)而不文[[128]](#footnote-128)，頗類道[[129]](#footnote-129)、墨[[130]](#footnote-130)之說。

**（貳）後世佛化雕刻的演變**

**一、佛典及考古所傳**

**（一）辨《有部律》所記者**

舊傳佛世，祇洹畫天王、夜叉之像，僅見於《有部律》，[[131]](#footnote-131)疑亦後出。

**（二）考古之種種**

**1、阿育王時期之佛化象徵物**

迦王作石柱，柱頭之浮雕，僅有佛化之象徵物。

**2、熏迦王朝之佛像**

◎佛像之雕刻，則始於熏迦王朝。

◎佛化雕刻之初，常以法輪、菩提樹等表象佛陀，無有作人體者。

◎最初雕刻之佛像，據今所已發現者，薩特那之立像，時為佛元二百六十五年，其像蓋取法夜叉像而改造成之。如南印秣羅矩吒[[132]](#footnote-132)（馬都拉）所發現之佛像，皆其類也。

◎早期之佛像，頂無肉髻[[133]](#footnote-133)，坐則多以獅子為主。夜叉，本達羅維荼民族之神，以雄健著；於佛教為護法神，即金剛力士是。際[[134]](#footnote-134)達羅維荼民族文化發揚之時，流行佛像，而佛像即取法於夜叉，其意味之深長為何如！

**3、北印之犍陀羅式**

此雕像之風，自南而漸入北印，成所謂犍陀羅式。佛像有肉髻，蓮華作座者多。比於中南印者之雄渾勇健，微嫌纖弱，而輕盈活動則過之。

**4、南印摩臘婆佛教之類**

時南印摩臘婆之佛教，亦盛行雕刻，如迦利、那西克、阿闍思陀等洞之雕刻，阿摩羅婆提塔婆[[135]](#footnote-135)之雕刻。此等雖經後世之修改，然最古部分，約成於佛元三世紀頃。其中迦梨及阿摩羅婆提之建（p.177）築，屬大眾部；那西克洞屬賢冑部，皆由其刻文知之。

阿闍思陀之石刻，有觀音、文殊像，殆大乘學者為之。

又頻闍耶山北，有石塔門、石欄等，有「本生談」及化跡之雕刻，考者謂作於阿恕迦王不遠之時云。

**二、論究史實**

**（一）依史記明**

◎佛像始於佛世，[[136]](#footnote-136)優填王以久不見佛，造旃檀佛像，舊有其說。[[137]](#footnote-137)

◎亞歷山大入侵，遺希臘式之石像於貢大拉。印度之石像及佛像，似起源甚早。

**（二）據事辨析**

◎然阿恕迦王建塔以供舍利（其作用與造像同），立柱以紀聖蹟，布教令[[138]](#footnote-138)，未聞作佛像之浮雕（平面、半立體、全立體三式）。

◎南印度有鄔䭾衍尼（優禪尼）[[139]](#footnote-139)者，即今之印度爾，與優填之音正合。該地大小乘並盛，優填王造像之說，或起於此！[[140]](#footnote-140)

**參、總結**

**（壹）佛法之本懷**

解脫之佛教，忘情達本，崇高之理智生活，足以安心。

**（貳）忘本而流變**

◎然去佛日遠，釋尊悲智之格[[141]](#footnote-141)化，漸難為世人所喻[[142]](#footnote-142)，感情之信仰油然而興。

◎南印之達羅維荼民族，富神秘，好象徵；北印之希臘人、塞人等，亦各有其所崇之神像。求其不自聲色門中入，直承古聖之教，勢有所難，佛化雕刻之風行，非偶然也。[[143]](#footnote-143)

◎情感之象教[[144]](#footnote-144)盛，雄渾樸質之風失，而後即情以達智，即智以化情，情智融合之大乘，亦應時而興。

**（參）質異則病生**

佛像既陳[[145]](#footnote-145)，一則求（p.178）其麗飾，一則望其呵護，思想為之一變，浸漸而流為神鬼之崇拜，此豈創始者所及料耶？

1. 峙〔zhì ㄓˋ〕：動詞。2.謂相對聳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81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迄〔qì ㄑㄧˋ〕：動詞。1.至，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1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七、楞伽經編集時地考〉，（p.229）：

   笈多王朝，創立於西元三二０年；到四五五年，鳩摩羅笈多（Kumāragupta）以後，即因外有敵人，內部分立而逐漸衰落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1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六、龍樹龍宮取經考〉，（pp.213-214）：

   從西元前三世紀末到西元三世紀初，以安達羅（Andhra）族興起而盛大的安達羅王朝，幅員極廣。如《西域記》中的南憍薩羅，馱那羯磔迦（Dhānya-kaṭaka）、羯𩜁伽（Kaliṅga）、恭御陀（Koṅgoda）、烏荼等，都是屬於安達羅王朝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融冶：2.融會貫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94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啟〔qǐ ㄑㄧˇ〕：動詞。3.開拓；開創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39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約〔yuē ㄩㄝ〕：動詞。12.邀結；邀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2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窺〔kuī ㄎㄨㄟ〕：動詞。4.伺機圖謀；覬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2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卒〔zú ㄗㄨˊ〕：名詞。3.終於，最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87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陷〔xiàn ㄒㄧㄢˋ〕：動詞。6.攻破；占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04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2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七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，（p.434）：

    七百結集時代的商那和修（Sāṇavāsi），阿育王時的優波笈多（Upagupta），都遊化到西北印；提多迦（Dhītika）到了吐火羅（大夏Tho-kor）。阿育王時，摩田提（Medhyantika）的遊化罽賓（Kaśmīra），更是當時的一件大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廳〔tīng ㄊㄧㄥ〕：名詞。

    （1）3.清代於新開發地區設廳，與州、縣同為地方基層行政機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289）

    （2）1.官府辦公的地方。（《漢語大字典》（二），p.975）

    （3）古者治官處。（《康熙字典》（上），p.35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歿〔mò ㄇㄛˋ〕：名詞。1.死，去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5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逾〔yú ㄩˊ〕亦作“踰”：動詞。1.越過；經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04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略〔lüè ㄌㄩㄝˋ〕：動詞。4.奪取；擄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35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二、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，（p.36）：

    犍陀羅，或譯作乾陀越。在古代，一直到阿恕迦王時代，乾陀羅都包括怛叉翅羅城在內。從開伯爾山隘而進入印度的，即先到此地。區域雖時有差異，大抵沿迦畢爾河東達印度河東岸，即是古代的犍陀羅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頃〔qǐng ㄑㄧㄥˇ〕：名詞。3.時；時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22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，（第二冊），第三章〈方便道之發展趨向〉，（p.66）：

    彌蘭陀王是西元前二世紀人，那時念佛功德的殊勝，已成為佛教界的論題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將〔jiāng ㄐㄧㄤ〕：動詞。9.帶領；攜帶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七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，（pp.420-421）：

    臾那人，是印度稱呼住於印度西北的希臘人。希臘名王亞歷山大（Alexander），征服了波斯，又進而佔領了阿富汗斯坦（Afghanistan）、大夏（Bactria）、喀布爾（高附Kabul）河流域。在西元前三二七年，侵入印度。西元前三二五年凱旋，不久就死了。偉大的希臘帝國，也就瓦解了。東方波斯、阿富汗、大夏、高附一帶地方，由塞琉卡斯（Selencus）統治。西元前三０五年前後，塞琉卡斯王與孔雀王朝的旃陀羅笈多作戰，以和平結束，將令俾路芝斯坦（Baluchistan）、阿富汗斯坦，讓於孔雀王朝，而退居興都庫斯山脈（Hindu Kush）以西，雙方維持了長期的友好關係。到西元前三世紀中葉，大夏的總督提奧多圖二世（Diodotos Ⅱ），脫離了本國而獨立。但在西元前二三０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賽德摩（Euthydemos）所篡奪。猶賽德摩的勢力，似曾達到阿拉科西亞（Arachosia）、阿富汗地方。西元前一七五年前後，大夏又為猶克拉提底（Eucratides）所篡奪。這樣，猶克拉提底王家，佔有大夏、高附、健陀羅（Gandhāra）與呾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，而猶賽德摩王家，深入印度以奢伽羅（Śākala）為首府，而統治旁遮普（Panjāb）。這二家，都侵入印度。其中，猶賽德摩王家的提彌特羅（Demetrius），即位於西元前一九０年前後，占領了喀布爾，達到旁遮普。其後有彌難陀王（Menander），就是熏迦王朝弗沙蜜多羅時，希臘人侵入中印度，直到華氏城的名王。從亞歷山大以來，希臘人與希臘文化，不斷的侵入印度，而以猶賽德摩王家（約成立於西元前二二０，延續到前一世紀中），引起的影響最大！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三、佛滅紀年抉擇談〉，（p.144）：

    華氏城的難陀王（Nanda），猶塞德謨王家的彌稜陀王（Milinda），或彌難陀（Minandra），時有混雜。《雜寶藏經》「難陀王與那伽斯那共論緣」，即誤稱彌難陀為難陀。彌難陀王時，有那伽斯那（Nāgasena──龍軍比丘）；而犢子系的學者，誤以為華氏城五事諍論中的龍比丘（Nāga）為龍軍，這才定說是難陀王時。犢子系的傳說，雖雜入錯亂的成分，然與世友論的傳說，有同一的依據，還是明顯的事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詳見《那先比丘經》：二卷本（大正32，694a6-703c3）；三卷本（大正32，703c10-719a1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七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，（p.424）：

    月氏有五部翕侯，其中貴霜（Kuṣāṇa）翕侯，在西元前後，統一了五部翕侯，大大的強盛起來。貴霜的丘就卻（Kujūla，即KadphisesⅠ），向南發展而占領了興都庫斯山以南，阿富汗南部，高附與坎達哈爾（Kandahār），並向西攻擊安息。繼任者叫閻膏珍（Wīma Kadphises），攻入印度，佔有旁遮普、犍陀羅一帶。

    （2）丘就卻（Kujurakara）又作邱就卻。月氏族五部翎侯中之貴霜翎侯。後攻滅其餘四翎侯，自立為王國，號貴霜王。侵安息，取高附地，又滅濮達、罽賓，悉有其國。年八十餘卒。子閻膏珍繼為王，後滅天竺。至閻膏珍之子迦膩色迦王繼位後，成為印度中部以北之共主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二），p.153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《《大智度論》之作者及其翻譯》第一章〈《大智度論》之翻譯〉，（pp.20-21）：

    月氏，或作月支，本是住在敦煌與祁連山間的民族，西元前一七四年，為匈奴所逼迫而移向西方，佔有大夏（吐火羅－－tukhāra）。月氏本分為五部，其中名為貴霜（Kuṣāṇa）的，起初住在瓦罕谷（Wakhan）西部，起來統一五部，向東西發展。向東的進入北印度，並推進到中印，首都在犍陀羅（Gandhāra）的布路沙布邏（Puruṣapura）──在印度，這是著名的貴霜（Kuṣāṇa）王朝，但在中國，一向稱之為「大月氏」或「月氏」。西元前二五０年，Arsakes一世在波斯建立Arsak王朝，《史記》稱之為「安息」；在印度，這裡是被稱為Pahlava（波羅婆）或Parthes（波刺斯）的。大秦國，更遠在安息的西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三、佛滅紀年抉擇談〉，（p.117）：

    釋拘，即賒迦（Saka）人，即漢書所說的塞種。

    （2）見於我國古代史籍的游牧部族名，即國外記載的Saka。操伊朗語族的語言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18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閻浮洲北部之四條大河。又作四大河。(一)恆伽河（梵Gaṅgā ，巴同），又作恆河、伽河、殑伽河、競伽河、強伽河。另有天堂來、福水、生天等異稱。即現今之恆河（Ganges），為印度三大河之一。發源於尼泊爾西北之喜馬拉雅山，初向南流，其後向東注入孟加拉灣。釋迦牟尼佛一代之行化多在此河流域，故經中常見恆河之名，並以恆河沙比喻數量之無限，且古來即謂恆河水具有洗除罪障及給與福德之作用。(二)信度河（梵Sindh, Sindhu，巴同），又作辛頭河、新頭河、私頭河、信陀河。意譯驗河。即現今之印度河（Indus），為印度三大河之一。在今巴基斯坦境內，發源於西藏西南隅之開拉斯山（Kailas）附近，西北流至喀什米爾北部，折而向南流經旁遮普，於喀拉蚩注入阿拉伯海。古代犍馱羅國即位於今旁遮普北部之信度河流域。(三)縛芻河（梵vakṣu, ikṣu），又作嚩芻河、婆輸河、和叉河、薄叉河、婆叉河、博叉河。意譯作胸河、青河。相當於漢史所載之媯水、烏滸水；**即現今之奧克薩斯河（Oxus），又稱阿姆河（Amu-Daria）。**發源於帕米爾高原（葱嶺）東南，中流轉向西北，注入阿拉爾海（鹹海）。古代睹貨羅國即位於此河流域，曾為希臘人之殖民地，與善見律毘婆沙所載之臾那世界、漢史所載之大夏位置相當。大月氏亦曾於此地發展勢力，大興佛教。(四)徙多河（梵Śītā, Sītī，巴Sītī），又作私陀河、斯陀河、斯多河、悉陀河、死陀河、枲多河。意譯冷河。即現今之錫爾河（Sir-Daria），又稱查可薩提河（Jaxartes），相當於漢史所載之藥殺河。發源於伊息庫爾湖（Issyk）南方之高原，流向西北注入阿拉爾海。然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烏鎩國條、商彌國條、斫句迦國條等之敘述，推測徙多河應為現今之葉爾羗河（Yarkand），梵名Bhadrā ，發源於喀喇昆崙山脈（Karakorum）之北，入塔里木盆地（Tarim）與喀什噶爾河（Kashgar）相會後稱為塔里木河，注入羅布泊。上記二說尚難定論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二），p.171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據〔jù ㄐㄩˋ〕：動詞。7.占有，占據，處於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90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聖嚴法師，《第二輯第一冊印度佛教史》第七章〈阿育王以後的王朝及佛教藝術〉（p.156）：

    五部翕候：一、休密翎侯；二、雙靡翎侯；三、貴霜翎侯；四、頓翎侯；五、都密翎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翕〔xī ㄒㄧ〕：動詞。2.和合，聚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65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候〔hòu ㄏㄡˋ〕：動詞。3.斥候，軍候。軍中任偵察之事者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50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迨〔dài ㄉㄞˋ〕：連詞。3.等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7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七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（pp.424-425）：

    迦膩色迦王（Kaniṣka），約在西元二世紀上半，囊括了北印度，以富樓沙富羅（Puruṣapura）為首都，勢力遠達中印度與西印度。佛教傳說，迦王曾征服了華氏城。迦王的時代，大乘佛教已非常興盛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十四章〈其他法門〉（p.1155）：

    《西域記》所說的，波謎羅川中的大龍池，是現在帕米爾高原上的Victria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》（第二冊）第三章〈方便道之發展趨向〉（p.90）：

    佛法傳到了西域的（今新疆省）于闐，為「大乘佛法」重鎮，《日藏經》也說：「以閻浮提內，于闐國中水河岸上，……近河岸側，瞿摩娑羅香大聖人支提住處，付囑吃[祇]利呵婆達多龍王，守護供養。……佛告龍王：我今不久往瞿摩沙羅牟尼住處，結跏七日，受解脫樂」。這樣，釋尊也曾到過于闐了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一０、大乘經所見的中國〉（pp.264-266）：

    關於大乘經中所記的于闐，有特別一談的必要。于闐百八十佛現，是次於中國本土的大乘教區。王城西南的牛頭山寺，更是有名的聖地。如《大集經‧日藏分》（卷一０）說：「以閻浮提內，于闐國中，水河岸上，牛頭山邊，近河岸側，瞿摩娑羅香大聖人支提住處，付囑訖利呵婆達多龍王，守護供養。……佛告龍王：我今不久往瞿摩娑羅牟尼住處，結跏七日，受解脫樂」。《西域記》及西藏傳說，也有此事。但八十《華嚴經》（卷四五）作：「疏勒國有一住處，名牛頭山」。雖然在晉譯《華嚴》中，疏勒作「邊夷國」，然八十華嚴的譯主實叉難陀，是于闐人，他為什麼反而說作疏勒呢？這是極難理解的。此山，依《日藏經》說：或作牛角山，或作牛頭山。寺名為瞿摩娑羅香，或作瞿摩娑羅乾陀，所以應名為牛頭香寺。佛曾敘述于闐過去的情況說：「迦葉佛時，彼于闐國名迦羅沙摩（外國傳作迦羅奢末）。……彼土眾生，多行放逸，貪著五欲，謗毀聖人，為作惡名，以灰塵土坌彼聖人。時諸行者受斯辱已，各離彼國，散向他方。……彼國土中水天火天皆生瞋忿，所有諸水河池泉井，一切枯竭。時彼眾生，無水火故，饑渴皆死，是時國土自然丘荒」《日藏經》卷一０）。于闐過去一度荒廢，《西域記》說為沙土淹沒曷勞落迦的故事，但勞落迦實在印度。西藏又傳說為類似迦溼彌羅大湖的故事。沙摩，為塞種；迦羅奢摩，或許是本為塞種居留時的地名。于闐的從荒廢而再建，是由於外來的移民。《日藏分》又說：「然彼國土城邑村落，悉皆空曠，所有人民，悉從他方餘國土來。……于闐國於我滅後一百年，是時彼國還再興立」。《西域記》及西藏的傳說，于闐再建，是阿育王時代；阿育王是佛滅後百年出世，所以與經說相合。這些，都可作歷史研究的參考。于闐佛教的傳入，《月藏經》有：「今有二萬大福德人，見於四諦，從沙勒國而往彼住。以彼二萬福德眾生有大力故，於此瞿摩娑羅香山大支提處，日夜常來一切供養」。這一節，可解說為于闐佛教的傳入與發達，與疏勒來的僧眾有關。我想，牛頭山寺可能本為疏勒的聖地，由於疏勒的弘法者到于闐，于闐也就有牛頭山寺（佛教中這種情形，極普遍）。于闐的大乘佛教，勝過了疏勒，牛頭山寺也就成為于闐所專有了。《月藏經》的付囑護持中，于闐國有毘沙門天王，這與玄奘所傳的極為相合。

    編按：以上引文出現的「《大集經‧日藏分》（卷一０）」、「《日藏經》卷一０」，皆應為「卷四五」。兩段引文，參見：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45〈日藏分〉〈13 護塔品〉（大正13，294b1-295a2；294c16-2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質子：1.古代派往別處或別國去作抵押的人質。多為王子或世子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26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3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異學：1.指異教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35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國祚：1.國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63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許〔xǔ ㄒㄩˇ〕：副詞。7.表約略估計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6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（1）[原書p.178，註1]參閱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七章（pp.417-425）。

    （2）另見【補充講義第4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詳見：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五章〈阿恕迦王與佛教〉（pp.81-8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儼〔yǎn ㄧㄢˇ〕：副詞。6.宛如，十分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74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第九章〈我們的世間〉，（p.125）：

    拘羅，即福地，本為婆羅門教發皇地，在薩特利支河與閻浮提河間──閻浮提以北，受著印度人的景仰尊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寂寞：2.寂靜無聲；沉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51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富〔fù ㄈㄨˋ〕：形容詞。3.充裕；豐厚；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56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六、略說罽賓區的瑜伽師〉，（p.204）：

    《阿育王傳》說：商那和修、優婆毱多，都是大禪師。尤其是優波毱多，「教授坐禪，弟子之中，最為第一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5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夥〔huǒ ㄏㄨㄛˇ〕：形容詞。4.眾多；盛多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19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詳閲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七章〈阿毘達磨之發達〉（pp.123-14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詳閲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40（大正24，410a1-414a2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詳閲《付法藏因緣傳》卷3（大正50，304c21-24，306b9-1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40（大正24，410 c25-26）：

    迦濕彌羅國，床臥之具所須易得，與定相應最為第一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宜〔yí ㄧˊ〕：副詞。8.猶當然；無怪。表示事情本當如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37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衝〔chōng ㄔㄨㄥ〕：名詞。1.交通要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8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尤〔yóu ㄧㄡˊ〕：副詞。5.尤其；格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57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契合：1.投合，意氣相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53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拓〔tuò ㄊㄨㄛˋ〕：動詞。1.擴大；開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43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戎馬：5.戰亂，戰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8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紛紜：3.紛爭；混亂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7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礙難：1.為難；不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111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三、佛滅紀年抉擇談〉（p.117）：

    關於三惡王的預記，如晉譯說：「未來之世，當有三惡王出。……南方有王名釋拘，……西方有王名曰缽羅，……北方有王名閻無那，亦將十萬眷屬，破壞僧坊塔寺，殺諸道人。東方當爾之時，諸非人鬼神，亦苦惱人；劫盜等賊，亦甚眾多；惡王亦種種謫罰恐怖」（卷五）。

    編按：「卷五」，應改為「卷六」，詳見《阿育王傳》卷6（大正50，126c1-19）。

    （2）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6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
64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一二、北印度之教難〉（p.296）：

    大秦，佛典中常用來譯希臘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4)
65. 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〈一二、北印度之教難〉（p.296）：

    撥羅，即波羅婆的略譯。但在撥羅以外，更有安息，這是多少費解的。因為中國史中所稱的安息，即是波斯（南北朝時代，大有不同），以創國者的阿爾薩克斯得名。這大抵是誤譯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5)
66. 詳閲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（大正49，11b12-14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6)
67. 系〔xì ㄒ〡ˋ〕同“繫”：動詞。2.掛念，牽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02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7)
68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七章〈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〉（p.315）：

    脇尊者為健馱羅（Gandhāra）人，弘法於健馱羅，玄奘曾巡禮其故居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（大正51，879c-880b）說：「健馱邏國……脇尊者等本生處也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8)
69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七章〈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〉（p.324）：

    《大毘婆沙論》中，並無名為馬鳴（Aśvaghoṣa）的論師。但經考證，馬鳴的作品，確已為《大毘婆沙論》所引用。馬鳴，《出曜經》譯為馬聲（西元375頃譯），為佛教界有數的名德，受到中國學者的非常尊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9)
70. （1）詳閲：魏 楊衒之撰，《洛陽伽藍記》卷5（大正51，1021a28-b1）。

    （2）詳閲：東晉 釋法顯記，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58b18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0)
71. 厥〔jué ㄐㄩㄝˊ〕：5.代詞。其。7.副詞。乃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9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1)
72. 孔〔kǒng ㄎㄨㄥˇ〕：11.副詞。甚，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2)
73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二章〈聖典結集與部派分化〉（pp.51-52）：

    《發智論》是迦旃延尼子（Kātyāyanīputra）造的，為說一切有部的根本論。迦旃延尼子是東方（恆曲以東）人，在至那僕底（Cīnabhukti）造論；造論的時間，約為西元前一五０年前後。《發智論》全論，分為八蘊：「雜蘊」，「結蘊」，「智蘊」，「業蘊」，「根蘊」，「大種蘊」，「定蘊」，「見蘊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3)
74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十章〈阿毘達磨論的新猷〉（p.487）：

    《阿毘曇心論》的作者，是法勝，梵語達磨尸梨帝（Dharmaśreṣṭhin），為吐火羅（Tukhāra）的縛蠋國人。縛蠋，應該是縛蝎（或喝）的訛寫，就是現在的Balkh。這是古代吐火羅的政治中心──月氏的重鎮；被稱為小王舍城的佛化中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4)
75. 詳閲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（大正27，1a8-29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5)
76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六章〈大乘時代之聲聞學派〉（p.220）：

    童受是健陀羅的呾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人，曾在呾叉始羅造論。後為朅盤陀（Khabandha）王所請，晚年住在朅盤陀，就是新彊西陲，塔什庫爾干（Tush-kurghan）的塞勒庫爾（Sarikol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6)
77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十一章〈經部譬喻師的流行〉(pp.536-538 )：

    鳩摩羅陀，約為西元二、三世紀間的大師。關於鳩摩羅陀的事跡，如《大唐西域記》說：「呾叉始羅國……捨頭𡨧堵波側，有僧伽藍。……昔經部拘摩羅邏多〔唐言童受〕論師，於此製述諸論」。「朅盤陀國。……無憂王命世，即其宮中建𡨧堵波。其王於後，遷居宮東北隅，以其故宮，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。……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。幼而穎悟，早離俗塵；遊心典籍，棲神玄旨。日誦三萬二千言，兼書三萬二千字。故能學冠群彥，名高當世。立正法，摧邪見。高論清舉，無難不酬。五印度國，咸見推高。其所製論，凡數十部。並盛宣行，莫不翫習，即經部本師也。當此之時，東有馬鳴，南有提婆，西有龍樹，北有童受：號為四日照世，故此國王，聞尊者盛德，興兵動眾，伐呾叉始羅國，脇而得之。建此伽藍，式昭瞻仰」！呾叉始羅（Takṣaśīlā），為現在Taxila。在古代，為文學、醫學等著名的文化城，屬於健馱羅（Gandhāra）。這裏，本是譬喻師的活躍區，鳩摩羅陀生在這裏，對他的學風，是很有影響的。他因為朅盤陀（Khabandha）王的要請，到了朅盤陀。朅盤陀在現在新疆省西陲，塔什庫爾干（Tush-kurghan）的塞勒庫爾（Sarikol）。這是鳩摩羅陀晚年的事了。《成唯識論述記》，以鳩摩邏多，佛滅後一百年出世，實由於誤讀《大唐西域記》而來。《大唐西域記》是說：「朅盤陀王宮中的𡨧堵波，是無憂王（Aśoka）造的」。「其王以後」，並非阿育王，也不是阿育王同時的朅盤陀王，而是後來要請鳩摩羅陀的國王。鳩摩羅陀到了朅盤陀，國王捨宮為寺，自己移住故宮的東北。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文段，不大分明，窺基才誤會了，以鳩摩羅陀為阿育王同時人。如這樣，怎麼又說四日照世呢？由於這一誤會，所以說鳩摩羅陀是經部本師，又說「當時未有經部，經部四百年中方出世」，自相矛盾。西元三世紀初，大月氏的統治力，已大大的衰退。朅盤陀王的侵入呾叉始羅，一定是那個時候。鳩摩羅陀在呾叉始羅，「製論凡數十部」；窺基誇張的說：「造九百論」。所造的論典，傳說為：「此師造喻鬘論，集諸奇事，名譬喻師」。「造《喻鬘論》，《癡鬘論》，《顯了論》等」。「鳩摩羅陀，造《日出論》」。鬘是華鬘，比喻文學的作品；鳩摩羅陀的論書，是富於文學興味的譬喻文學。在傳說的論書中，《癡鬘論》已經譯成漢文，就是《百喻經》，但這是譬喻者僧伽斯那（Saṃghasena）的作品。《喻鬘論》（或作《結鬘論》），沒有譯為漢文。近代，在新疆庫車的Kizil廢墟，發見有大同馬鳴《大莊嚴論》的梵文斷簡，題為鳩摩羅羅陀作。書名為（Kalpanāmaṇḍitika）《譬喻莊嚴》，又（Dṛṣṭāntapaṅktiyāṃ）《譬喻鬘》。由此，佛學界或推論為：馬鳴所造的《大莊嚴經論》，就是鳩摩羅陀所造的《喻鬘論》，這與我國的古傳是不合的。譬喻大師的風格相近，彼此間的作品，在傳說中，容易淆訛。如僧伽斯那的《癡鬘論》，被傳為鳩摩羅陀所造。摩咥哩制吒（Māṭriceṭa）的《百五十讚》，被傳為馬鳴所造。梵本與漢譯，都可能以誤傳誤的。但馬鳴與迦膩色迦王同時，鳩摩羅陀要遲一些。《大莊嚴經論》說：「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」。所以，如以《大莊嚴經論》──《譬喻鬘》為鳩摩羅陀所造，倒是更合適些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77)
78. 逾〔yú ㄩˊ〕：動詞。1.越過；經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04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8)
79. 邈〔miǎo ㄇㄧㄠˇ〕：形容詞。2.久遠。指時間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28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9)
80. 妄〔wàng ㄨㄤˋ〕：副詞。1.胡亂，隨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2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0)
81. （1）詳閲：唐 玄奘奉詔譯，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，886b22-887a14）。

    （2）詳閲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200（大正27，1004a5-6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1)
82. 使〔shǐ ㄕˇ〕：動詞。2.命令。9.致使，讓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32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2)
83. 自爾：1.從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13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3)
84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46，n.18：

    據説：迦膩色迦王，在迦濕彌羅的耳環林精舍，或說在闍爛陀羅的俱婆那伽藍，舉行結集三藏。有五百菩薩，五百學士，參與結集，校訂文字。自爾以後，十八部異説，悉認爲真佛教。又書寫記錄毘奈耶，以及補錄了經、論之未全者。（多氏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頁98-102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4)
85. 果爾：1.果真如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82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5)
86. 函：名詞。5.匣子；封套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50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6)
87. 釋悟殷，《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勘訂與資料彙編（上）》p.446，n.19：

    迦膩色迦王在首都富樓沙補羅附近建立大塔，西元一九0九年，施婆那（Spooner）在大塔之遺址，挖掘出迦膩色迦王供養之舍利函，刻有「納受說一切有部眾」。依此，證明王是信受說一切有部。（荻原雲來《印度佛教史略》，頁88-89，台北：廣文書局）按：平川彰《印度佛教史》，也有挖出迦王供養舍利函之記載，但未寫挖掘之年代（上冊，頁295，日本：春秋社）。又據季羡林《西域記校註》記載，富樓沙補羅（Purusapura），其地業經諸家考證，一致認爲既今巴基斯坦喀布爾河南岸白夏瓦市的西北地方（頁235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7)
88. 大行：2.廣為推行；普遍流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33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8)
89. 《大智度論》卷99〈曇無竭品89〉（大正25，748c23-27）：

    如脇比丘，年六十始出家，而自結誓：「我脇不著席！要盡得聲聞所應得事，乃至得六神通阿羅漢。」作四阿含優婆提舍，於今大行於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9)
90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7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0)
91.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14（大正27，593a15）：「昔健馱羅國迦膩色迦王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91)
92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8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2)
93. 詳閱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五章〈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〉（pp.215-220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3)
94. 裁正：1.裁斷訂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6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4)
95. 梁 釋僧祐撰，《出三藏記集》卷10（大正55，73c29-74a1）：

    毘婆沙者，蓋是三藏之指歸。九部之司南，司南既准，則群迷革正，指歸既宣，則邪輪輟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5)
96. 致：副詞。25.通「至」。盡；極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79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6)
97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第四章〈六分阿毘達磨論〉（p.131）：

    古代阿毘達磨論者，特重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支。如銅鍱部的《無礙解道》，處處詳說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聖道支於前，然後略說四念住，四正勤，四神足。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』，四念處，四正勤，四神足──三品，都屬於「非問分」，也表示了這一意義。其中，五根（五力）一直成為論究重心。因為，大眾部（及大陸分別說系，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也如此）以為五根唯是無漏的；而上座部中，銅鍱部，說一切有部，犢子部系，都說五根通於有漏及無漏。所以修證次第──從有漏到無漏，都約五根來說；以五根為世第一法，成為上座部系異於大眾部的特點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7)
98. 詳閱《阿毘達磨[大](file:///C:\\Users\\jr\\AppData\\Local\\Temp\\cbrtmp_sutra_&T=1611&B=T&V=27&S=1545&J=120&P=&264441.htm" \l "0_2)[毘婆沙論](file:///C:\Users\jr\AppData\Local\Temp\cbrtmp_sutra_&T=1611&B=T&V=27&S=1545&J=120&P=&264441.htm#0_2)》卷2（大正27，8b1-10b2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8)
99. （1）《阿毘達磨發智論》卷1（大正26，918a10-18）：

    云何世第一法？

    答：若心心所法，為等無間，入正性離生，是謂世第一法。

    有作是說：「若五根為等無間，入正性離生，是謂世第一法」。

    於此義中，若心心所法，為等無間，入正性離生，是謂世第一法。

    何故名世第一法？

    答：「如是心心所法，於餘世間法，為最為勝、為長為尊、為上為妙，故名世第一法」。

    復次，如是心心所法，為等無間，捨異生性，得聖性、捨邪性，得正性，能入正性離生，故名世第一法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四章〈六分阿毘達磨論〉（p.451）：

    由於《發智論》的新義，引起二部的對立。如世第一法以五根為性，犢子部本同於舊阿毘達磨論師。《發智論》修正為「心心所法為性」，這才彼此差別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9)
100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五章〈發智論與大毘婆沙論〉（p.242）：

     「世第一法」，是本論的初章。舊阿毘達磨師，持經師，與說一切有部的近支──犢子部，都是說「五根為性」。這顯明的分別了與大眾分別說系的不同。大眾分別說系，以為五根唯是無漏的、出世的；有部與犢子部，說世第一法五根為性，這當然通於有漏了。到了《發智論》，卻說「心心所法為性」，這為什麼呢？犢子部以為「唯是五根為性」，而《發智論》主，從融和綜合的觀點，知道心與心所是相應的，是營為同一事業的，所以不應如犢子部那樣說。到了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從三世有的，融和綜合的見地，推論得更深細。過去、未來的心心所法，是否世第一法？結論是：過去的是；未來法不成等無間緣，所以不是的。世第一法（心心所）的隨轉色，心不相應行（四相），是否世第一法？世第一法的「得」，是否世第一法？結論是：除「得」以外，其他的都是。這樣，世第一法到達了「五蘊為性」的毘婆沙師義。《大毘婆沙論》的五蘊為性，實本於《發智論》的思想原則發展而來。

     編按：依據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2（大正27，9 b3-7）：「問：若心心所法已入正性離生或當得入，亦是世第一法不？答：亦是。…」卷2（大正27，9c23-10b22）：「問：世第一法現在前時，所修未來心心所法，彼法亦是世第一法不？……如是說者：彼法亦是世第一法。…」未來者雖不成等無間緣而亦是世第一法，詳見論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0)
101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一章〈序論〉（p.30）：

     銅鍱部的阿毘達磨論，如《法集論》，首先標示摩呾理迦，又分為二：論母是三性、三受等一百二十二門；經母是明分法無明分法等四十二門。這些，在北傳的阿毘達磨中，是論門，是諸門差別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1)
10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中觀今論》第八章〈中觀之諸法實相〉（p.169）：

     《阿含經》中說有無量無邊的界，如三界、四界、六界、十八界等。細究界字的意義，即是一類一類的，各自同其所同，異其所異的。從世間的現象說，世間實可以分成無量無邊的界。西北印度的一切有部，偏重於此（阿毘達磨以界品為首），即落入多元實在論。他們以為事物析至不可再分的微質，即是法的自性，即界，各各事物都有此最極的質，故看一切法是各各安住自性的，不失自相的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第三章〈阿毘曇之空〉（p.230）：

     有部學者，不但是有為的多元實在論者，在無為法上還是多元實在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2)
103. （1）《中阿含經》卷47《五支物主經》（大正1，721c9-18）：

     物主！賢聖弟子如是正心解脫已，便知一切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，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。物主！云何學見跡成就八支？謂學正見至學正定，是謂學見跡成就八支。物主！云何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？謂無學正見至無學正智，是謂漏盡阿羅訶成就十支。物主！若有十支，我施設彼成就善、第一善、無上士，得第一義、質直沙門。

     （2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7（大正27，796b20-24）：

     如說有學，成就八支，漏盡阿羅漢，成就十支。若成就非實者，彼聖者有漏心現前，及無心時便不成就，三世聖道。云何成就八支十支？以支皆是無漏法故，又若成就非實有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3)
104. （1）詳閱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39（大正27，200c1-201a1）。

     （2）詳閱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8（大正27，801b2-2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4)
105. 不啻：2.無異於，如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45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5)
106. 不在：3.不在於、不著重於。（《漢典》（網路版），網址http://www.zdic.net/c/d/13e/308140.htm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6)
107. 詳閱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77（大正27，396a13-b231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7)
108. 安〔ān ㄢ〕：20.副詞。表示疑問。相當於“怎麼”、“豈”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31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8)
109. （1）詳閱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2（大正27，774a13-24）。

     （2）詳閱：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5〈2 分別根品〉（大正29，25c26-28）：

     尊者世友《問論》中說：『若執「滅定全無有心」，可有此過；我說「滅定猶有細心」，故無此失。」

     《大乘成業論》（大正31，784a2-6）：「如尊者世友所造《問論》中言：『若執「滅定全無有心」，可有此過；我說「滅定猶有細心」，故無此失。』彼復引經證成此義。如契經言：「處滅定者身行皆滅」，廣說乃至「根無變壞，識不離身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09)
110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八章〈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〉（p.379）：

     《問論》的作者世友，古人稱之為「經部異師」。其實，這是《大毘婆沙論》以前的，譬喻尊者法救（Dharmatrāta）的後學，近於後起的經量部而已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十三章〈阿毘達磨論義的大論辯〉（p.680）：

     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，法救的後學──世友（Vasumitra）《問論》，都認為滅定有心。有心而沒有心所，譬喻師是認為合理的。

     （3）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152（大正27，774a13-24）：

     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     答：為止他宗、顯己義故。

     謂譬喻者、分別論師執「滅盡定細心不滅。」彼說：「無有有情而無色者，亦無有定而無心者。若定無心，命根應斷，便名為死，非謂在定。」

     為止彼意，顯「滅盡定，都無有心」。

     有執：「此定雖無有心，但離色染，即能現起，以界同故。」

     為止彼意，顯「滅盡定，要離無所有處染，方得現前，非想非非想處心為等無間緣故」。由此，尊者世友說言：「云何滅盡定？謂已離無所有處染，止息想作意為先，心心所法滅，是名滅盡定。」

     由此因緣，故作斯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0)
111. 道安：為東晉佛教（我國初期佛教急遽發展之時代）之中心人物。常山扶柳（河北正定）人，俗姓衛。生於東晉永嘉六年（312），一說建興二年（314）。十二歲出家，敏睿逸倫，研習經論，識志超卓。嗣入佛圖澄之門，其後北方大亂，與其師輾轉避於諸方，而於湖北襄陽講說教化十五年。前秦苻堅聞其名，率兵攻陷襄陽，迎至長安，居五重寺，事之以師禮。道安嘗勸苻堅招請西域之鳩摩羅什，並著手整理漢譯經論，編成綜理眾經目錄一書，所作目錄等雖不存於今，然「出三藏記集」係根據其著作而編成者。此外，復致力於經典翻譯，及諸經序文、注釋之作。共注序二十二部。將經典解釋分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等三科，此法亦沿用至今世。另於僧團儀式、行規、禮懺等，多所制立，且定釋氏為僧姓，悉為後世所準。其研究以般若經典為主，另又精通阿含、阿毘達磨，開拓經文批判之先河。一生功業，於佛教史上貢獻至鉅。太元十年（385）示寂，或說太元元年、太元十四年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六），p.562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1)
112. 請參閲【補充講義第9項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2)
113. 效顰：比喻不衡量本身的條件，而盲目胡亂的模仿他人，以致效果很壞。（《漢典》（網路版），網址http://www.zdic.net/c/8/110/296415.htm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3)
114.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40（大正24，413b10-17）：

     彼有婆瑳尊者，是阿難陀弟子，獲阿羅漢住八解脫。是時名稱詣婆瑳所，頂禮足已，白言：「尊者！合作如是共許淨法不？」

     尊者問曰：「何謂共許淨法？」

     答問同前，廣說乃至十事。奉辭，便往波吒離子城，彼有具壽名曰曲安，是時曲安住滅盡定，名稱復向具壽善意處廣說十事，乃至奉辭，詣流轉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4)
115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六章〈說一切有部的四大論師〉（pp. 278-279）：

     世友的思想，與專宗《發智論》的毘婆沙師，最為契合。在《大毘婆沙論》引述的諸家中，世友說是多受尊重，少受評責的第一人。世友依作用而立三世，為毘婆沙師──說一切有部正統所稟承。因此，世友被誤傳為「四大評家」之一，誤傳為《毘婆沙論》結集法會的上座。佛教的故事，是有模倣性的。王舍城（Rājagṛha）第一結集時，阿難（Ānanda）還沒有證阿羅漢果，五百比丘少一人。等阿難證得羅漢，才來參加法會，集出經藏。毘舍離（Vaiśālī）第二結集時，也就有一位級闍蘇彌羅（Khubjasobhita），見七百人少一人，以神通來參加，被推為代表之一。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編集，被渲染而傳說為第三結集，那也就應該有這麼一位。《大毘婆沙論》所重的大論師，是世友；恰好有一位未證羅漢，要證並不難的菩薩，也叫世友。於是乎被牽合於《大毘婆沙論》的結集，推為上座了。總之，世友的被稱為菩薩，為一項古老的傳說，其實是別有其人的。至於《品類論》作者世友，被傳說為婆沙法會的上座，那只是王舍城結集時阿難故事的翻版，與世友是毫無關係的。

     （2） 印順導師，《唯識學探源》下編〈部派佛教的唯識思想〉第一章〈部派佛教概說〉（pp.75-76）：

     但另有一分學者，認為造《問論》的世友，並不是經部異師，正是有部的世友。……然據我最近的研究，這確為初期的譬喻大師，就是《尊婆須密所集論》的作者，世友屬大德法救的後學，比妙音早一些。他的思想，與阿毘達磨大論師世友，完全不同。譬喻師為說一切有部的一系，所以也被稱為尊者。

     （3）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六章〈大乘時代之聲聞學派〉（p.188）：

     世友依「作用」安立三世，成為《大毘婆沙論》的正義，是卓越的大論師，因此有世友為結集上座的傳說。又與《尊婆須蜜[世友]菩薩所集論》的世友，混而為一，於是（四大論師之一的）世友又被說成大菩薩了。其實，世友是《發智論》的闡揚者，《品類論》的作者，西方系的大論師，與編集《大毘婆沙論》是毫無關系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5)
116. 唐 玄奘奉詔譯，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，886c19-887a5）：

     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，諸阿羅漢謂世友曰：「結使未除，淨議乖謬，爾宜遠迹，勿居此也。」世友曰：「諸賢於法無疑，代佛施化，方集大義，欲製正論。我雖不敏，粗達微言，三藏玄文、五明至理，頗亦沈研，得其趣矣。」諸羅漢曰：「言不可以，若是，汝宜屏居，疾證無學，已而會此，時未晚也。」世友曰：「我顧無學，其猶涕唾，志求佛果，不趨小徑。擲此縷丸，未墜于地，必當證得無學聖果。」時諸羅漢重訶之曰：「增上慢人，斯之謂也。無學果者，諸佛所讚，宜可速證，以決眾疑。」於是世友即擲縷丸，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：「方證佛果，次補慈氏，三界特尊，四生攸賴，如何於此欲證小果？」時諸羅漢見是事已，謝咎推德，請為上座，凡有疑議，咸取決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6)
117. 《婆藪槃豆法師傳》（大正50，188c27-189a7）：

     第二、婆藪槃豆，亦於薩婆多部出家，博學多聞、遍通墳籍、神才俊朗、無可為儔、戒行清高、難以相匹。兄弟既有別名故法師，但稱婆藪槃豆。佛滅度後五百年中，有阿羅漢，名迦旃延子，母姓迦旃延，從母為名，先於薩婆多部出家，本是天竺人，後往罽賓國，罽賓在天竺之西北，與五百阿羅漢及五百菩薩，共撰集薩婆多部阿毘達磨，製為八伽蘭他，即此間云「八乾度」。「伽蘭他」譯為「結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7)
118. 徵〔zhēng ㄓㄥ〕：1.預兆；跡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7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8)
119. 從〔cóng ㄘㄨㄥˊ〕：1.跟，隨。跟從，跟隨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0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19)
120. （1）《大智度論》卷4〈序品1〉（大正25，86c4-6）：

     復次，阿毘曇中，迦旃延尼子弟子輩言：「何名菩薩？自覺復能覺他，是名菩薩。」

     （2）《大智度論》卷4〈序品1〉（大正25，92a1-4）：

     迦旃延尼子弟子輩言：「三阿僧祇劫中未有佛相，亦無種佛相因緣，云何當知是菩薩？一切法先有相，然後可知其實；若無相則不知。

     （3）《大智度論》卷29〈序品1〉（大正25，273a15-16）：

     迦栴延子《阿毘曇鞞婆沙》中有如是說，非三藏中所說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0)
121. 《婆藪槃豆法師傳》（大正50，189a19-26）：

     馬鳴菩薩是舍衛國婆枳多土人，通八分毘伽羅論，及四皮陀六論，解十八部三藏，文宗學府，允儀所歸。迦旃延子遣人往舍衛國，請馬鳴為表文句。馬鳴既至罽賓，迦旃延子次第解釋八結，諸阿羅漢及諸菩薩即共研辯，義意若定，馬鳴隨即著文，經十二年，造毘婆沙方竟，凡百萬偈。「毘婆沙」譯為「廣解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1)
122. 潤文：1.修飾文字。特指為翻譯的經文潤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14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2)
123. 印順導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七章〈大毘婆沙論的諸大論師〉（pp.334-335）：

     《婆藪盤豆法師傳》說：馬鳴受請，十二年中為《大毘婆沙論》潤文。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說：馬鳴不願北上，命弟子代行，因而傳有致迦尼迦王書。然《大毘婆沙論》，引有法善現頌，及迦膩色迦王的事。《大毘婆沙論》編集在後，馬鳴是不可能為之潤文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3)
124. [原書p.178，註2]參閲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第五章（pp.204-243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4)
125. 泊然：恬淡無欲貌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08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5)
126. 吟哦：1.寫作詩詞；推敲詩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22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6)
127. 質〔zhì ㄓˋ〕：形容詞。10.樸實；淳樸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26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7)
128. 文〔wén ㄨㄣˊ〕：動詞。1.修飾；文飾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 151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28)
129. 印順導師，《學佛三要》〈一、學佛之根本意趣〉（p.13）：

     道家也有一套理想的目標，所謂：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」。「道法自然」者，即是依據宇宙萬有的自然法則，不用矯揉造作，任性無為，便是他們做人向上的目標。人世間的一切，立身處世，若不遵循自然法則的發展，就會顛倒錯亂，治絲益紊，一切的痛苦困難就接踵而來……道家是崇尚宇宙間自然的真理法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9)
130. 印順導師，《佛在人間》〈十、佛教的知識觀〉（pp.268-269）：

     墨子是從儒家中流出，發揚比儒家較樸實而實用的思想。他非常重視知識，因此，墨家的論理學極發達；同時，物理、數學等，在墨子的學說中，也有發揚，墨家還是精於器械製造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0)
131.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17（大正24，283a26-b11）：

     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：「若不彩畫便不端嚴，佛若許者，我欲莊飾。」即往白佛。佛言：「隨意當畫。」聞佛聽已，集諸彩色，并喚畫工，報言：「此是彩色，可畫寺中。」答曰：「從何處作？欲畫何物？」報言：「我亦未知，當往問佛。」佛言：「長者！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，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，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，簷下畫作本生事，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，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，於食堂處畫持餅藥叉，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，安水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，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，并畫少多地獄變，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，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，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。」是時長者從佛聞已，禮足而去，依教畫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1)
13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一一、從一切世間樂見比丘說到真常論〉，（p.273）：

     《西域記》中的秣羅矩吒，也就是現在印度的馬德拉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七、理想的人生〉，（p.46）：

     摩利伽羅國在南閻浮提的南端，就是現在南印的馬都拉，也有譯作摩利矩吒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2)
133. 印順導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〈甲二、正宗分〉，（p.113）：

     頭頂上的肉髻，為佛的三十二相之一，名無見頂相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3)
134. 際〔jì ㄐㄧˋ〕：動詞。14.適逢；恰遇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09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4)
135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十章〈秘密大乘佛法〉（p.396）：

     鐵塔，古稱馱那羯磔迦（Dhānyakaṭaka）大塔，就是Krishnā河南岸的阿摩羅婆底（Amarāvatī）大塔。據近代考證，這是《大唐西域記》中，馱那羯磔迦國的西山──阿伐羅勢羅（Aparaśaila）寺的大塔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5)
136. （1）《華雨集》（第四冊）〈一、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（p.25）：

     （西元一世紀起）造佛像，供養、禮拜佛塔與佛像。

     （2）《華雨集》（第五冊）〈三三、『中國古佛雕』序〉（p.227）：

     佛是最高真理的體現者，絕對（「不二」）完善（「圓滿」），是相對界的形相所無法表示的，所以「法身無相」，初期佛教是沒有佛像的。為了適應一般人心，起初以菩提樹、法輪等，間接的表徵佛的成佛與說法。漸漸的，佛在過去生中（菩薩）的事跡，天神的誠信護持，圖繪或浮雕的，在西元前三世紀，已經出現於印度了。一世紀中，佛（及菩薩、天神）像在印度流行起來。因時因地而發展演化，佛教的造形藝術便成為藝術界的重要一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6)
137. 《增壹阿含經》〈聽法品36〉（大正2，706a2-14）：

     波斯匿王、優填王至阿難所，問阿難曰：「如來今日竟為所在？」

     阿難報曰：「大王！我亦不知如來所在。」

     是時，二王思覩如來，遂得苦患。爾時，群臣至優填王所，白優填王曰：「今為所患？」

     時王報曰：「我今以愁憂成患。」

     群臣白王：「云何以愁憂成患？」

     其王報曰：「由不見如來故也。設我不見如來者，便當命終。」

     是時，群臣便作是念：「當以何方便，使優填王不令命終？我等宜作如來形像。」是時，群臣白王言：「我等欲作形像，亦可恭敬承事作禮。」

     時，王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告群臣曰：「善哉！卿等所說至妙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37)
138. 教令：1.教化，命令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44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38)
139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〈二、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〉（pp.27-28）：

     優闍耶那即優禪耶尼，是阿槃提的王都，地點在頻陀山以北。優闍耶那，或譯作優禪尼，優善那。蓮華色比丘尼的故鄉，也是在那邊。他與迦旃延同樣的從那邊先到波羅奈，再到王舍城。《增一阿含經‧五王品》（卷二五），說五王共論五欲的勝劣，其中有優陀延王。〈聽法品〉（卷二八）也說到五王，有「南海之主優陀延」，優陀延王，就是南方優禪尼城的王。《大唐西域記》（卷一一）中，南印度有鄔闍衍那國，這是以都城為國名，即是阿槃提鄔闍衍城，即現在的Ujjenī。這就是釋迦時代的阿槃提與優闍耶尼城了。從方位看，他在頻陀山北麓，在南印度，在波羅奈的西南。

 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七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（p.414）：

     西南佛教中心的優禪尼，是西方──南北交通的要道。這裡近西海岸，與西方臾那人間，文化、經濟有較多接觸的地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9)
140. （1）唐 玄奘奉詔譯，辯機撰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5（大正51，898a1-18）：

     憍賞彌國，周六千餘里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，土稱沃壤，地利豐植，粳稻多，甘蔗茂，氣序暑熱，風俗剛猛，好學典藝，崇樹福善。伽藍十餘所，傾頓荒蕪，僧徒三百餘人，學小乘教。天祠五十餘所，外道寔多。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有刻檀佛像，上懸石蓋，鄔陀衍那王(唐言「出愛」；舊云「優填王」，訛也)之所作也，靈相間起，神光時照。諸國君王恃力欲舉，雖多人眾，莫能轉移，遂圖供養，俱言得真，語其源迹，即此像也。初，如來成正覺已，上昇天宮，為母說法，三月不還；其王思慕，願圖形像，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，親觀妙相，雕刻栴檀。如來自天宮還也，刻檀之像起迎世尊，世尊慰曰：「教化勞耶？開導末世，寔此為冀。」精舍東百餘步，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     （2）關於佛像之始，印順導師於較晚期的著作有說明，如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.a4-5）：「西元一世紀起，佛像大大的流行起來；觀佛（或佛像）的色身相好，也日漸流行。「唯心所現」；（色身相好的）佛入自身，經「佛在我中，我在佛中」，而到達「我即是佛」。這對於後期大乘的「唯心」說，「如來藏」說；「祕密大乘佛教」的「天慢」，給以最重要的影響！」（p.1142）：「西元一世紀以來，佛像流行，這對於念佛色身相好的見佛法門，有重大的啟發性。」（p.1292）：「一般的說，塔與塔寺的佛教，多少是重於事相的，誘發一般人的信心。大乘所特有的，是佛像。西元一世紀，佛像在佛教界流傳起來；佛塔與佛像，為大乘信者所重視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140)
141. 格：動詞。2.感通；感動。名詞。18.品格，格調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98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1)
142. 喻〔yù ㄩˋ〕：動詞。2.知曉；明白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43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2)
143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三章〈初期「大乘佛法」〉（pp.113-114）：

     西元前後，「大乘佛法」開始流行，恰好佛教界出現了新的情況，造像與寫經。一、「佛法」本來是不許造像的，如《十誦律》說：「如佛身像不應作，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」！【原書註8：《十誦律》卷48（大正23，352a）】所以當初的佛教界，以佛的遺體──舍利造塔供養外，只雕刻菩提樹、法輪、佛足跡等，以象徵釋尊的成道、說法與遊行。念佛也只憶念佛的功德（法身），因為佛是不能從色身相好中見的。如偈說：「若以色量我，以音聲尋我，欲貪所執持，彼不能知我」。但西元前後，犍陀羅（Gandhāra）式、摩偷羅（Mathurā）式的佛像──畫像、雕刻像等，漸漸流行起來。這可能由於大眾部（Mahāsāṃghika）的「佛身無漏」，相好莊嚴，影響大乘經（成為「法身有色」說）；也可能由於西北印度，受異族（希臘人，波斯人，塞迦人，月氏人）侵入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，適應一般信眾而造佛像（菩薩像）。佛像的興起，終於取代了舍利塔，表示佛的具體形象。二、寫經：結集的聖典，一直在口口相傳的傳授中。錫蘭傳說：西元前四二──二九年間，比丘們在中部摩多利（Mātale）的阿盧精舍（Aluvihāra），誦出三藏及注釋，書寫在貝葉上，以免聖典的散失遺忘。這是錫蘭的傳說，而在「大乘佛法」初期傳出中，如《般若經》，《法華經》，《阿閦佛國經》等，都說到了書寫經卷，可見「寫經」成為這一時期的學風。佛法本是正法（Saddharma）中心的，但在三寶中，正法缺少具體的形象。自書寫經典流行，經典的書寫（Lekhana），經書的莊嚴供養（Pūjana），寫經來布施（Dāna）他人，成為「十法行」的三項。寫經等功德，給以高度的讚歎。對經書「敬視如佛」；「則為是塔」，以法為中心的大乘行者，幾乎要以經書（莊嚴供養）來代替舍利塔了！佛弟子──善男子、善女人們，讀、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大乘經的，稱為「法師」（Dharma-bhāṇaka）──法唄口匿，這是甚深經法的通俗化，「唄口匿者」是以音聲作佛事的。讀、誦、書寫的功德，更有種種的現生利益，那是適應世俗，類似一般低級的神教了！佛像的塑造，當然是使信者禮拜，得種種功德，而重要的是，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。《般舟三昧經》也說：「作佛形像，用成是（般舟）三昧故」。修念佛三昧，依《坐禪三昧經》，《思惟略要法》，《觀佛三昧海經》等說，都是先取像相，憶念不忘，然後正修念佛三昧的。如修般舟三昧（Pratyutpanna-buddha-saṃmukhâvasthita-samādhi）成就的，佛現在其前，能為行者說法，答行者的疑問。修行[瑜伽]者因此理解到：佛是自心所作，三界也是自心所作的。自心是佛，唯心（Cittamātratā）所現，將在「後期大乘」、「秘密大乘」中發揚起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3)
144. 印順導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（p.867）：

     起初，佛舍利塔的起造供養，及釋尊本生、本行的傳說，在西元前後，引發大乘佛教的興起。佛法原是不准設立佛像的，但那時的北印度，恰好出現了佛像；佛像逐漸取代舍利塔的地位，佛教才被稱為「象教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4)
145. 陳〔chén ㄔㄣˊ〕：動詞。7.公布；顯示；呈現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00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5)